



扫码看视频

6月13日,在艺术世界“狂飙”的“老顽童”、湘籍著名画家黄永玉先生因病逝世。6月14日,黄永玉先生子女黄黑蛮、黄黑妮、李洁琴携孙黄香、黄田发布声明,“我们的父亲黄永玉因病于二〇二三年六月十三日三时四十三分离去。我们尊重他的意愿:

不举行任何告别、追悼仪式。”

翻看三湘都市报合订版,黄永玉先生曾为湖南日报赠画题字,曾多次接受三湘都市报专访,与记者笑谈快乐人生。他曾说“看来一百岁之前是没时间玩了”,却一手文学一手绘画,潇潇洒洒“玩”到了99岁。

■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叶竹  
视频 刘文



# 湘西“老顽童”黄永玉逝世

曾多次接受本报专访,和记者笑谈快乐人生

逝世前立遗嘱:骨灰作为肥料,回到大自然去

黄永玉生前曾在遗嘱中表示:“待我离去之后,请将我的遗体进行火化。火化之后,不取回骨灰。任何人和机构,包括我的子女,孙子女及亲朋好友,都不得以任何理由取回我的骨灰。我希望我的骨灰作为肥料,回到大自然去。请所有人尊重我的这个愿望。我离去之后,任何人不得办理各种类型的纪念活动,我的家人不得去支持或参加其他人组织的纪念活动。”

黄永玉先生,笔名黄杏樨、黄牛、牛夫子,1924年7月9日(农历)出生在湖南省常德县(今常德市鼎城区),祖籍为湖南省凤凰县城,土家族人,中国国家画院院士,中央美术学院教授。自学美术、文学,以木刻开始艺术创作,后拓展至油画、国画、雕塑、工艺设计等艺术门类,在中国当代美术界具有重要地位。其代表作有套色木刻《阿诗玛》和猫头鹰、荷花等美术作品。

中国邮政发行的第一枚生肖邮票《庚申年》金猴邮票,设计者正是黄永玉。黄永玉先生潜心版画创作八十年,在保留中国传统版画艺术精华的同时,又融入漫画及西方多种艺术语言进行探索实践,拓宽了中国新兴木刻的审美与维度。曾任中央美院版画系主任、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,是现当代中国文化界具有重大影响力的艺术家。

80岁时他说:比我老的老头越来越少了

2004年8月24日,正逢80岁生日的黄永玉回到家乡湖南,在省博物馆举办“黄永玉八十艺展”。他切开了生日蛋糕,说“比我老的老头越来越少了”。当时,本报记者易禹琳前往现场采访,记录了老人藏在红辣椒中的笑、画中的故乡,还有他一看就令人开心快乐的画。(详见本报2004年8月25日A01版、A15版)

6月14日下午,得知黄永玉先生去世的消息,易禹琳感觉突然,但并不悲伤。她回到三湘都市报,翻找往期报纸合订版,想再看看自己当年的报道,并拍照留念。

“他没有远离,书架上有他的书;美术馆里有他的画;去长沙美庐美术馆还可看到他题写的馆名;去凤凰,可走一走他设计的桥;去吉首大学,还有他的博物馆;文坛艺坛还有他很多的轶事传说。”20年前,易禹琳在黄永玉80岁生日的时候采访过他,笑容可亲的老人令她记忆深刻。她说:“在一些会议上看到滔滔不绝的人,脑海里就会蹦出他那幅鹦鹉的题字:鸟是好鸟,就是话多。”

在易禹琳心中,黄永玉先生一直是个乐观有趣的老头,“一想起他,就仿佛看到他叼着烟斗大笑的样子。这个‘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’肯定是到另一个世界快活去了,我们笑着目送他,想念他,把自己的日子过得有趣些,笑声多一些,应是怀念他最好的方式,也是他最想要的。”



2009年新春,黄永玉祝福乡亲父老——牛年“湖南人牛气十足”。



本报2004年8月25日A01版。



本报2004年8月25日A15版。



本报2013年12月2日A05版。

90岁时立志:力争百岁前把自传写完

2009年新春佳节来临之际,黄永玉曾在北京作画、题字。寄语湖南日报报业集团“乘势跨越”;祝福乡亲父老——牛年“湖南人牛气十足”。

2013年11月30日—12月1日,“我的文学行当——黄永玉作品展”在长沙举行,90岁的黄永玉连续两天出席三场活动。前往采访的本报记者吴岱霞清晰记得,媒体见面会上的黄永玉侃侃而谈,“很多人怕提‘老’字,但黄永玉不同,‘老’这个主题多次出现在他的作品里。80岁时,他写‘人说八十不留饭,大伙吃给他们看’。黄永玉先生似乎永远充满活力,近百岁高龄依然保持着充沛的创作欲望,让人好奇。他笑着回答,‘我说不出来什么道理,人活着总要对得起这三顿饭,我只会画画和写点东西’。”

当年9月,黄永玉出版了长篇自传体小说的第一部《无愁河的浪荡汉子·朱雀城》。他当时笑称,“到90岁时还只写了12年,看来一百岁之前是没时间玩了,争取活到把自传写完。”(详见本报2013年12月2日A05版)

他把世间的痛苦熬成笑声

记者手记

黄永玉最后一次出现在舆论场内,是今年年初。在1月份中国邮政发行的兔年生肖邮票中,黄永玉执笔其中一枚卯兔画作,那只蓝色兔子两眼通红、表情怪异,露出戏谑的微笑。结果招致一些网络批评,说“样子不好看”。蓝兔子到底好不好看?黄永玉的画到底好在哪里?我等凡夫俗子未经艺术发蒙开光,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但是倘若看过一些他的画、读过一些他的书,你再去平视那只蓝兔子通红的双眼,你就会理解——那种戏谑、荒诞、张狂,是专属于黄永玉的。

越了解他的经历、脾气、个性,就越能理解他的作品。黄永玉天真、率直、狂放、豁达而幽默,都浸润在他的画与文字之间。而在99年的漫长旅途中,执拗地坚持做一个率真而有趣的人,更是难得的坚守。

在我看来,黄永玉很像是边陲之地那些躲过了城市侵袭的山水,至死都保留着一种原生态的奔放。你可以把这理解为一种“湘西”式的人生哲学——真诚地热爱家乡与亲友,认真地打架与喝酒,把人生的风波涂成诗画,把世间的痛苦熬成笑声。

有这般恣意洒脱,想必痛苦也很难侵彻吧。所以此时此刻,当大师逝去,悲伤竟也少了许多。

毕竟,他连人生最后的细节都想到了,到时候送去火葬场,送过去就行了,不用想着领骨灰回来:“跟那些孤魂野鬼在一起,自由得多!”

是的,这真的很黄永玉!

■袁隽永